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  
第十一回 報喜信弟兄嘔阿姐 送賀禮府縣拜親翁

卻說湯德元將華童答應親事的話回復了萬知府，隨即著人去請夏國華來。不多一會，夏縣令已到。萬鈞向他說道：「適才湯先生來說，華老先生允雖可允，但須等兆琨入泮之後，方肯行聘。且無許多禮物，只好仍照書生的規矩，特地請你前來，告知應如何辦理，年兄還請自酌。」夏國華道：「既然華先生應允，早遲卻也無妨。至聘禮一節，更不爭論。橫豎兩家俱是書生本色，日後就敢煩太尊與湯先生作合便是。」彼此又談了一會，大家退去，湯德元回到寓所。過了幾日，學憲按臨，兆璧與兆琨、大椿三人進場考試，兩三日後，發出榜來，三人俱高取入泮；仍是兆璧第一名，得了榜首，大椿進在第三，兆琨進在第六。報子到門，自是歡喜不盡。湯德元代他們開發了喜錢，然後靜候獎賞，領了花紅，復令三人親往府縣謁見。此時夏國華格外歡喜，當日擺了酒席請他三人飲酒。座中又談論些詩詞雜作，然後回來。次日回轉鎮上，當晚門斗到華家報信，華童雖然歡喜，尚不過形於色，惟有玉氏太太與李家太太再也歡喜不了彼此道喜不提。但說李太太定要扶著出來謝華家夫婦提拔之恩，湯家也得了信，上上下下皆說姑爺進學，老爺可算心滿意足的了。內中只有湯俊弟兄不甚高興，兩人不言不語坐在那裡。

到了晚間，那僕婦皆來與蕙徽說笑道：「姑娘身家要高了，現任的秀才娘子，明日姑爺高發，千萬記著我們伏伺這一場，必要提拔我們。」蕙徽被他們你一言我一語，說得滿臉通紅，心內卻分快活。卻巧擺了晚飯來請他兩人吃飯，蘭馥先走了出來，蕙徽被眾人說笑了一回，實在害羞，不肯出來。那些人見湯俊兩人坐在那裡，故意笑道：「今日我們家姑爺進學，家裡這樣歡喜，那一天我們家裡相公進學，還不知怎樣呢？」那一個道：「要他們用心，還怕這功名不是穩的麼？」湯俊仍不開口，湯傑格外小些，聽見如此說項，罵道：「你們這些人只會恭維姐姐，隨後也不是你們嫁他，好不好與你們什麼相干？好不希罕。養了女兒總不是好事。家私被他占了還是小事，從不能為著兄弟，總想丈夫做官發財來欺負我們。你們再說，我就爽性不學好，將你們亂打一陣，讓姐姐使他家新秀才同我講理。」湯俊本不開口，聽湯傑說了這許多話，也是氣不過，說道：「你不懂了。你只曉得秀才，還不知道秀才的兄弟還更闊呢。明日妯娌們一頂轎子到府裡，一頂轎子到縣裡，豈不快活？還有我們兄弟在眼裡？趁早此時不要說，防著後來吃苦。」湯傑聽了，更加動氣道：「你們伯，我是不怕。他不過是個毛秀才，我也看不見。」此時蕙徽在房內被眾人取笑了一回，接著兩個兄弟說了許多嘔氣話，又不便與他爭論，不覺大哭起來。他母親曉得他受了委屈，忙來攔道：「你們兩人當真要鬧麼？再說我就來打你一頓，看你怎樣？」湯傑格外性急，也就哭道：「兒子再打些不要緊，這要有個好女婿就沒事了。」

湯太太聽了這話，也是動氣。那些僕婦曉得是他們惹出來的禍，趕著將湯俊弟兄拖了過去。忙著又勸蕙徽，蕙徽倒反哭個不止。鬧了一大晚，這才沒事。

過了兩日，湯德元帶著兆璧三人回鎮。所有鎮上的人俱來賀喜，皆因湯德元是鎮上的首戶，又是董事，聽說府裡又與華家結了親，那個不來恭維。獨有李大椿的母親格外比平常好了許多，說道：「我雖不想大富貴，但是苦節多年，見兒子進了學，也算我對得起他父親了。」

只總是湯華兩家提拔之恩，故此病勢又減了許多。接著，華童叫兆璧兩人祭祖拜客，鬧了兩天。然後李太太又叫大椿備了幾件供點，回到自己家中祭祖。復又到湯家磕頭，回來又拜華童夫婦，自家各事方了。

接著，次日大同府下鄉，有事順便到鎮上，先拜湯德元，然後乘轎至華童家內。號房取了帖子，敲門進去說：「府大老爺前來拜會。」華童取過帖子，見是萬鈞，趕著說擋駕，那知他自己已下轎進來，阻擋不住，只得行禮坐下。敘了寒暄，又後將兆璧弟兄喊至面前，行禮已畢。萬鈞隨即取出一百銀子說道：「這是下官些須芹敬，為兩個賢契發兆。今年一過，明年即逢大比，那時再為道賀便了。」華童道：「諸蒙太尊青眼，已是感恩不盡。這許多厚賜，實不敢當。」萬鈞道：「這是我與兩個門生藉資膏火，何必如此謙讓？聞夏年兄明日即來道喜，下官先來告知一聲。前日湯先生所說之話，你先生諒該知道。這舉誠是美事，佳兒佳婦，老先生晚景可算是少有的了。」

華童忙又謙遜了一回，只得將一百兩銀子收下，萬鈞告辭起身。那鎮上的人這一議論，自不必說。你說府裡送銀子，他說府裡送賀儀，這個說五百。那個說一千。頃刻間，你傳我我傳你，把個華家已是說的天上有地下無的了。接著第五日，大同縣又開鑼鳴道而來，也與萬鈞一般。才將名帖遞進，他就下轎進去。華童知道擋駕不住，只得見禮坐下。夏國華開口就認親戚，道：「親翁幾時得著令郎喜信，小弟早知他兩人是非凡的。湯令親諒該常來。」華童見他如此，只得隨著他的口氣一一回答。

卻巧湯德元得信也趕著前來作陪，三人談了一會世務，然後夏國華向湯德元道：「小弟今日前來，一則與華親翁拜府道喜，聞女婿入泮，特具薄儀呈送。」說著叫人送上，乃是藍衫雀頂以及發兆各物，另外又是一百兩一封兩封銀子。又道：「這薄敬聊為見面之儀。隨後高發，再為申賀。」華童見了這樣，心中分著急。道：「我本是個書生寒士，要這藍衫雀頂何用？這樣浮華，還說是書生本色。」欲待不收。又明明使他難以為情。而且又是推辭不去的，只得謙讓了一回，然後收下。

夏國華又問了李大椿的話，華童與湯德元一一說知。

他也送了五兩銀子，叫他好好讀書，當時李大椿又出來叩謝，然後夏國華回去。那知就此一來，反惹出一件大事。

本來這鎮上向來有個巨竊，混名叫三眼虎。無論你家房屋高大，他皆能想法進來偷竊。昨日見府大老爺到華家來，聽見外面說一千的一百的，他已垂涎，要想動手加之。今日夏國華又帶了許多人，抬著禮物走過之後，左鄰右舍又喧嚷起來。這三眼虎格外拿定主意！想今夜前去動手。到了晚間，先在鎮上打些酒，買了些菜，飽啖一頓。到二更時分。正值二以外，夜間又無月色，他就在家中帶了傢伙，來到華家門口。先走了兩次。見街上人還未靜，不好動手。又到他房子後面小巷內望著，兩頭無人，忙在身邊取出鐵撥子，要想撥出後門。撥了兩下，知是門上有釘子，知一時撥不開來，只得取出兩根繩子，兩個鐵圈、一付鐵鉤子。先將鉤子扣好，然後將兩個鐵圈緊緊繫在繩子上面，舉起手將繩子望上一擡，兩個鐵鉤早鉤在牆上。三眼虎就將兩腳套進圈內，一口氣驟升而上，早扒到屋面。復將鉤子取下，又向裡面牆上鉤好，仍然抓著繩子繫了下去。到了裡面，正是廚房的院落。他便側耳向內室細聽，只見燈光未熄。華童雖然睡覺，李大椿與兆璧三人還在李太太房內閒談。三眼虎見了，只得躲在廚房裡，等他們睡靜再去動手。不多一會，果然大家去睡。此時已交三更，三眼虎還伯眾人未曾睡熟，隨手在地下取了一塊石子望屋上擲去，一聲響亮，然後又滾了下來。再聽裡面，毫無動靜，知道他們睡了，他就忙進了堂屋，慢慢摸著的房門，將門門撥下。

才要推門，忽然格喳一聲，反嚇了一跳。惟恐驚動裡面，趕著跑了出來，又聽了一回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